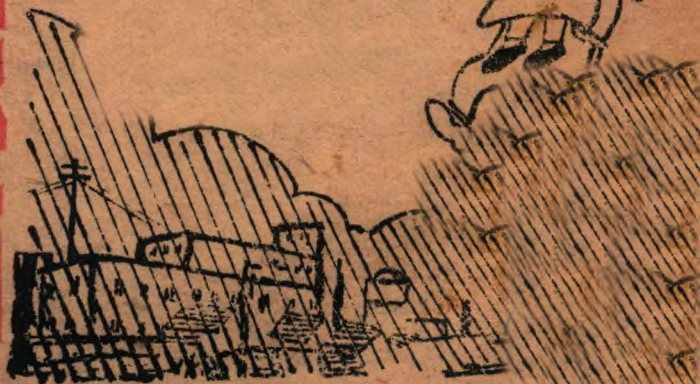


接收後的城市

鳴綠江文藝通訊集之一



鴨綠江文藝通訊集之二

「接收」後的城市

光明書店刊行
一九四六年七月

序

海軍霸佔着青島，美國的艦船氣昂昂的大聲叫着，在海岸的四處「巡邏」着，潔淨的街道上，廣播機放送着美國歌曲，街上到處是「酒吧間」，穿着海軍服的美國水兵，挺着胸脯，擺動着他那高大的身軀，到處「獵豔」，尋找自己的「吉普女郎」，高大的樓房也在四處建立了，那也是一式「N、S、A、」牌的，一位美國軍官高興的說自己住在國內的愛人寫道：

「這裏真好啊，你快來吧，到我們的青島來吧！」

皇協軍的頭子李先良充任市長了，偽軍趙保元也成爲「國軍」的勁旅了。（趙保元在六月進城解放區時被擊斃、）日本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原來是一家啊！一位女教員因爲反內戰竟被槍斃了，過去是韓復榘，今天是李先良，青島便是這樣在苦難中。

假使你不同意，要到北平去吧，那你依然要坐着美國的商船。否則，乘火車去，車廂也有美國兵保護你，北平的廣播也天天放送着！「美國在華駐兵是經過中國政府邀請的！」，「美國幫助我們建設海軍。」……有人在歡迎，何樂而不爲乎？在開封，在大原，在……也是如此。

「日本投降了，苞米窩窩漲價了！日本投降了，美國兵來了！」北平的孩子這樣唱着。

在華北，美國人代替了日本人，在南方，在一切國民黨區域，也都是這樣。

內戰在擴大着，日本軍變成中央軍，偽軍也變成中央軍，他們拿着美國火筒砲，對準着自己同胞，我們真的「勝利」了嗎？

相反在解放區，在張家口，在煙台，在威海衛，在邢台，在南宮……人民快樂地生活着，漢奸被懲治了，生活改善了，一切都蒸蒸日上地發展着，這兒沒有美國兵，沒有「吉普車」，沒有源源不絕的美國商品，在安東，在通化，在哈爾濱也是一樣。

目前中國已分成兩個營壘：一方面是民主、獨立、和平、自由、幸福；而另一方面則是獨裁、賣國，內戰、恐怖、災難。

讓我們認清醜惡，向着光明邁進。

目 錄

血淚話山西

開封記聞

光復後的北平

文化城動靜

在曲折中前進

特務現形記

從北平到秦皇島

我從青島來

薩 欣

魯 金

戈 金

徐 盈

余修、戈奇

于 光遠

子 午

紀 雲龍

血淚話山西（山西通訊）

穆欣

（一）頑敵的「最後一計」

經過全國人民八年的血戰，加上蘇聯紅軍的沉重鑿擊，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但是日本法西斯是狡猾的背信棄義的野獸，他們拖延着時間，玩弄着詭計，不繳槍。所以在日寇八月十一日宣佈投降后將近三個月，九月九日敵曾岡村寧次簽定投降協定將近兩個月（記者執筆寫此文為十月三十日），山西敵人一如華北華中其他地區一樣，把部隊撤退到重要交通線，和大的戰略據點，他們違背無條件投降的協定，和頑強的八路軍作戰，拒絕繳出武器來。

敵人，那些武裝到牙齒的匪幫，由其軍官那兒沒有得到「和平」的命令。敵曾不但閃避向其士兵宣佈投降，反而激勵其部下進行「戰鬥」。在太原附近打擊敵寇侵犯的一次戰鬥中，我們俘虜了一個高柳榮治。他是敵第一一四師團八八四旅團的一等兵。據他說：

「直到現在，敵軍長官還沒有向士兵正式宣佈過日本投降問題，所以，就更談不到投降繳械」。高柳榮治知道投降的消息，還在八月下旬該旅團由侯馬撤退時，從菱田三部所出的佈告上。菱田那個佈告是專對中國軍隊而發的，一面宣稱：「日本已向中國投降，因而從侯馬北撤」。但同時仍凶氣四溢地稱：「路上如有任何軍隊敢於阻攔或襲擊，將堅決作戰到底」。同時，據我繳獲敵一一四師團長

在八月下旬給其部下命令說：「我們不能解除武裝，把武器繳給敵人是武士道最大的恥辱」。

繼續用「武士道」麻醉其士兵，妄圖重建其血腥的軍國主義，破壞和平與挑發中國的內戰，就是日本法西斯的「最后一計」。加之其毒狠陰謀爲某些「要員」「百公」默許，所以便促成其種種行無忌。如在「收復」多久的太原，一切鐵路、汽車、電器、郵政、工廠等仍由日軍管理。日女當局並在四城張貼大佈告說：「日本軍於八月十七日停止了戰鬥行動，然而向我挑撥或有企圖破壞鐵路，道路通訊線者，便作敵人，斷然屠戮，特此佈告，俾便週知。此令。山西日本軍司令官」。山西日本派遣軍當局，頃又向太原日僑發出通知：「山西派遣軍經營晉省之請求，特別留一部份兵力於山西，協助晉綏軍剿共。居留民擬赴北平者，可暫留太原」。先前太原城內日軍與居留民會一度表現頹喪過，紛紛發賣家具，並有大哭自殺者，聞此則又皆大歡喜。

嗜殺成性的日本法西斯軍隊，依然是凶焰萬丈，恣意燒殺，甚於往昔。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二時，我獨立三支隊向拒絕投降的汾陽敵寇發動進攻時，直衝入西北城牆上隧道，並有一排兵力由道口突入城內，敵寇青木旅團竟從城牆頂上挖開穴洞施放毒氣，致使我副營長薛春榮以下五十餘英勇戰士，不幸中毒殉國。九月初我軍將文水城解放，九月四日晉中敵僞軍六千餘人，又分三路向我文水反撲，於九日復陷文水城。文水敵僞團繼續血腥統治，竟在平川強抓壯丁一百五十餘名，補充僞軍。敵寇沒有絲毫誠心悔過，反想將其給予中國人民的痛苦拖久加巨，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所不能忍受，也不能允許的。

而大同敵寇，竟以「維持治安」爲名，實行「總武裝」，連日本婦女每人都有步槍一支。在街頭巷尾，工廠，倉庫及交通線上，都駐紮日軍，並以汽車載寇兵往返大同與口泉間，作爲聯絡警戒。口泉煤礦工人，因「配給」斷絕，群集糧食倉庫要糧食，於八月二十三日午被敵兵打死三十人，負傷十八人，被用火燒死六人，二十五日敵以賣大米爲名招誘「願主」，當購買群眾齊集時，有六個工人被認爲「奸細」當場打死，並開機關槍射群眾；於八月底敵即殺我同胞達二百餘人。敵更肆意破壞物資，將口泉七峯山的廣播電台完全破壞，焚毀南廠倉庫，擄掠群眾之糧食物資拍賣。敵藉口「護路」從大同到懷仁一線村莊都駐紮敵兵，到處搜掠群眾的白洋黃金。十月以來，同蒲沿線集結之敵，更常出擾，殘害人民。絕滅人性的敵寇，其殘暴罪行，對其僑民親族亦無例外。大同等地，敵在日皇宣佈投降後，曾以「行動方便」爲詞，強令日僑孕婦打胎，不論孕婦健康程度，懷孕月份，一律要到指定醫院打胎，打胎而斃命時，在平王一地就有二十多名。有一個道家的，他老婆因怕打胎，事先與三歲小孩一齊服毒自殺。更殘忍的，是下令八歲以下小孩一律活葬，後因數量過多，改爲五歲以下，將活葬的小孩先注射麻醉劑，後裝入木箱燃以汽油，到指定地點點火葬（大同指定南門外大有會），火葬時不准親族哭泣，只准父親參加舉行默禱，爲狀之慘，不能言喻，殘忍無道，令人髮指。

僑軍漢奸忙着覓取保護色，「搖身一變」，成爲新貴，原汾陽僑縣長辛逆叔育，交城僑縣長郝逆步庭，及太原的許奉大漢奸，都被閻錫山委爲黨首，交城僑軍中隊長李逆振蕪，黃逆賑江，黃逆貴友等

，及山西許多大偽軍頭子，走過一段「曲線」後，現又被晉綏軍「改鑄」，嚴封不動的「變」爲中國軍隊，手裏握着屠殺過千萬人民的罪惡的槍。敵人爲着長久駐留，保留武器，在喧嚷着要改成和晉綏軍「合流」的「志願軍」，以便「協同剿共」，據說山西敵派遺軍準備改編成兩個師的「志願軍」。敵第六大隊士兵二網力雄及關根信幸二人，九月二十五日深夜由原平逃向我投降，他們說：山西敵第三混成旅團，應晉綏軍之要求，已派大批軍官去晉綏軍中任職。駐屯於原平之敵第六大隊第二中隊中隊長武平，被派至朔縣任該地閩軍參謀長，並已突昇爲上校；另有日本高級軍官松田，則被晉綏軍當局給以中將銜。在太原，正風傳着日軍和晉省當局所締結的密約，內容已從各方透露者爲：（一）日軍武器仍由日軍保持；（二）邀請日軍協助「維持治安」；（三）市面法幣及偽聯幣同時流通，規定比值爲一比一；（四）日寇在山西之產業會社，其招牌改爲山西實業公司，但各該會社工廠仍由日人經營。山西的人民，在戰爭的烈火中支付過鮮血，不論敵人多狡猾，人民只有一個老主意：「敵人不投降，就堅決的消滅他」！「敵寇一天不放下武器 我們就一天不停止戰鬥」！這也是全國人民應予注視，警惕的！

漢奸報人員張文心所主持的偽「山西華北新報」，自日本投降後，原封不動，從未停止發行，另一新聞敗類，漢奸梁延武，亦即大肆活動。偽山西華北新報昨日猶唱「大東亞聖戰」「皇軍赫赫戰果」，突然一變，掛起新的招牌，成了山西當局的「機關報」，居然也叫聲起「八年血戰」，「抗戰勝利」。

來。八月二十日，該報以大字刊登「保安隊綏靖軍改編晉綏軍」的消息，竟稱頌那些八年來替日寇幫兇，屠殺山西老百姓的偽軍為「過去對我省治安之維護，閭閻之安靖，功績甚為偉大」。而當局之「手諭」，並要那些偽保安隊，此時更應以原日精神，注意維持秩序。對仍全付武裝的敵軍，「手諭」中說：尤應優裕待遇。

該報社論，則一面標榜日本法西斯叫囂已久的所謂「互重和平」，一方面竭力讚揚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等日本法西斯的爛調，要求日本法西斯共同努力「樹立永久的親善關係」，充滿陰險的保持日本法西斯繼續統治中國人民的殺氣。而對我英勇抗戰八年的八路軍解放區人民，則竭盡其毒罵挑撥能事，而為新舊漢奸服務。

直至九月八日起，該偽報始改名為「復興日報」，全部內容，仍和過去一樣，宣傳「中日合作共同防共」。戰區當局的「手諭」，經常和「日本軍司令」的佈告，併排在報紙上，讀者亦均謂為奇事。

(三) 市場混亂一團糟

敵人在太原的各種工廠企業，也都得到「保護」。敵華北電業株式會社現改名山西電業公司，仍由日寇負責經營；日本陸軍醫院除了換一塊招牌外，裏面依舊充塞着八年來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法西斯野獸。十月初，敵并在太原，清源，交城地區大肆搶奪赤金，補品，大煙等貴重物產，並已陸續交倉秘密保存。此一暴行，顯在保存其財力武力。

財力，重建軍國主義。

由漢奸報改裝的「復興日報」，九月八日載稱：爲限制貨物外流，山西省政府，規定市民出城攜帶物品須受如下之限制：「麵粉米麥，不得超過五斤，食鹽不得超過半斤，火柴不得超過一包。寬面布不得超過二丈，窄面布不得超過四丈，有關軍用品則一律不准攜帶」，市內商業，原已被敵壓抑得喘不過氣來，受此限制，更形蕭條。當局會極力維持幣幣，但「一般無知居民，紛紛將聯幣（即偽鈔）一出手」因此物價仍繼續上漲，一般人又不安起來，使原封未動之偽市政當局，對維持秩序亦「發生疑問」。此改裝後之「復興日報」，字裡行間，充滿「嚴防奸叛」，「決予嚴懲」等字眼，一股殺氣，躍然紙上。惟對混亂的市場，則是依舊「無補」的。

現在的太原，除了充滿着「中日合作共同剿共」的空氣外，看不見別的東西，人民受了八年的蹂躪之後，頸項上的鎖鍊還沒有掙脫！

開封記聞

卷 七

復活了相國寺，走運了第四卷，
跟着闖人們而來的是高物價，馮子能，
敵兵依然不行，官府開會吃喝忙，
勝利給人們帶來了飢寒，帶來了……

開封，這風沙中的古城，似乎比以前顯着活躍得多了。

狹窄而擁擠的街道，滾流着人海的浪潮，盪來盪去，翻騰叫囂，光怪陸離的景象，形形色色的人群，交織成了反常的熱鬧，

X X X X

以前冷落得門可羅雀的相國寺，也在勝利聲中復活了

估衣攤，布攤，算卦攤，吃食攤，說相聲的……在相國寺內佔了絕大的優勢。

受買便宜貨的人們往相國寺內的古衣攤上軌，在旅館等着找事做的人們往相國寺內的卦攤上軌，從鄉下來的老大往相國寺內的食攤上軌，拍賣傢具藉以維持生活的所謂「偽」公務員者也往裏面軌，你

也，他也就，終於把相國寺軋得人山人海，車水馬龍起來。

與相國寺同病相隣的第四巷（妓院集中地），居然隨着內地人的來臨，和老總們的不惜財力，也突然走起紅運來了。

每屆華燈初上，巷內便分外透出了妓女們的軟語溫存和怪聲怪氣的打情罵俏，嫖客們的慷慨激昂和一擲千金，互相的奏出了公平交易童叟無欺的交響曲。雖然彼此心裏都懷着鬼胎，但臉上卻裝出滿足和多情的假模樣。反正鐵拐李把眼擠，你哄我，我哄你，誰的手腕高明，誰便是勝利者。

於是甚麼桃花苦多情啦！紅玉重整舊業啦！某軍官化了五六十萬買個紅妓女以便金屋藏嬌啦等醜聞，俯拾即是，憑空給河南晚報添了許多好材料。

隨着內地人的大隊來汴和因手頭闊綽而大事收買，終至造成了物價的飛騰狂漲。

在物質食糧方面，每斤麵非百五十元不辦；在精神食糧方面，一本中國之命運竟索價八百。因之以前曾發過國難財的奸商們，現在一變而為發勝利財了；並且變本加厲，大有唯我獨發財之概。

他們雖是好完了國難，又來奸勝利，但無人把「偽」字套在他們頭上，即使也稱他們為「奸」，但並不像漢奸般的把他們也抓入牢裏。

所以說，這些奸上加奸的大腹賈們該算是現時代下唯一的寵兒了。

x

x

x

和其他的都市一樣，因人口的激增，這古城也鬧着房荒。

住的問題，各旅館夜夜客滿，並且索價極高昂，民房不易找，所以從後方來的許多公務員，都爲了尋找住處而苦惱着。因而便時時發生強佔民房的訟案。

於本月（十二）十四日便發生了一樁因強佔民房而被處死刑的案件，並且這被處死刑者只是保安隊的一個小小的傳達長。

x

x

x

在風沙迷眼，行人擁擠的街道上，時常還發現幾個敵人的官兵，他們大搖大擺在街上盪來盪去，毫無慚愧的表示，看了他們這種殊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態度，只有令我們憤慨。

說起來尤爲令我們憤慨不置的：便是前些日子日俘的槍傷我幼童和汽車撞人等慘案的發生。

對這問題，本市各報紙一致攻擊政府對他們處置得太寬了。一時鬧得烏煙瘴氣，莫衷一是，現在錄青年報的一段隨筆便可見一斑了：

(9)

「自從勝利後，彷彿有人大國民長大國民短的議論起來，因爲我們已位列四強之一了。

既然是大國民，所以對於「日俘」遣東西，當然表示寬大，遣一表示寬大，前有汽車撞人，後有槍

傷幼童的慘案發生，現在再看一下在街上躍武揚威的「日俘」我真有些懷疑我們的「大國民風度」不知要大到甚麼程度了。」

除了這些小小的風波外，這古城裏的人們，正在開會忙，今天開這個會議明天又開那個會議，永遠是會議，好像只要一會議便可解決一切似的。

最近省臨參會在開始會議了。各議員忙着發表意見，各記者忙着記，各報紙忙着出特輯，各飯館也忙着接待會議完了來吃喝的顧客。會議，記錄，發表宣言，吃喝，忙成了一片，但只是乾打雷，不會下過一滴雨。

大批嗷嗷待救的老百姓，滿望着這些會議給他們講出來一點甚麼，因為他們在過去八年抗戰的艱苦中，在敵人的鐵蹄下，苦苦的掙扎，哀哀的呻吟，好容易盼來了祖國光榮的勝利，滿望着這回可得救了，可該過一些幸福的日子，但相反的，勝利卻給他們帶來了失望，帶來了飢餓和寒冷，並且還帶來了將要發生內戰的恐怖，在會議聲中，我們可憐的同胞，將要漸漸的衰老，漸漸的枯萎了。

餓殍和災民只管滿街滿野，但閹老們卻也只管荒淫，只管無恥，甚至一桌酒席要費淨十八萬餘。

相國寺、教場、四面鐘、鐵塔、龍亭、這些老怪物們，永遠屹立在這蒼老的古城裏，任風吹，任沙

打。

牠們歷盡了這古城的盛衰，看够了這古城裏人事的滄桑。

一面是荒淫和無恥，一面是裏哀求聲，你看啊，這就是閉封！

一九四五、十二、十五

「光復」後的北平

戈金

「官發復員財，民遭勝利災」。北平民謠。

白日寇揚起白旗後，北平也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歡欣鼓舞的把「光復」和「勝利」的招牌懸掛起來。在所謂「寬大」和「靜待接收」的命令下，在哀愁，忐忑，歡悅的不同情緒中，好幾種人打發着好幾種不同的日子，但他們却有着相同的希望。不管期望着好運和惡運，對已經決定了的命運的早日到來，是一致盼望的。「靜待」的日子一天天過去了，而「接收」的消息却毫無可得，人民熱望已經從高度逐漸低落。街上見到的日本兵也從挺胸，挺背，不挺，而又挺起胸來。特務走狗則又恢復其本來面目，積極找洋賂想發洋財，而一般窮苦無告的老百姓，則依然過其被壓迫的非人生活，整個的北平，動蕩在麻亂裏。

街上已逐漸開始走動一些穿中山服的了。開始人們的眼睛是尊敬與好奇地打量着這些「英雄」，但後來這打量慢慢變成不屑與敵意，事實告訴了這些人，淪陷區的老百姓是看得出「敵」「友」來的。

大漢奸姜鵬飛已經任命了二十七軍軍長，在北平的偽綏靖總督辦公廳中也任命了九路軍總司令。這些明的不算，暗中插身一變的兩廟元老又何止萬千？億人民的心仍然是熱烈的，他們仍懷着飄渺的希望，在期待真正的「抗日英雄」的到來。

來了！接收大員來了！軍政要員來了！美國兵來了！中央軍也來了，跟着的是美鈔美金來了，關金法金來了，連中國多少年前的豆腐眼也帶來了！

每天頭上飛機飛來飛去——美國的，中國的。街道上汽車跑來跑去——中國的，美國的，也有日本的。老百姓確是緊張激動了好幾天，每天手持國旗到處歡迎，歡呼，忙個不停，可是緊張日子並不多久，人們開始鬆懈與失望了。

物價跟隨着金價高漲了兩三倍，而且還要繼續漲下去。工人們跟隨着「接收工廠」而失業，學生們跟隨着「接收學校」而失學，到處貼着各種不同機關名稱花花綠綠的封條，生活在這「偽」區的人民却都被人看作漢奸或者奴隸，而日本人的生活却是異常安靜的。

這些都告訴人民一些甚麼呢？

蔣介石到北平後，特設了五個告密箱，讓人民陳訴疾苦，並控告接收大員的惡劣的行爲，於是人民踴躍投函了，於是收到了告密函件十萬多封，但是，都如石沉大海了。

表面上故意作出讓人民說話的樣子，而實際說了之後，却又置之不理，毫無反映。這和許可人民出版自由，而却暗地統制紙張與印刷廠又有甚麼分別？人民不是以前的人民了，抗戰和當亡國奴的生活，已經給了人民以偉大鍛煉，他們已經有了高度的覺醒，他們要呼喊。

於是在平北幾個比較進步的報紙上，逐漸提高不滿的聲浪，現在且搜索記憶摘錄幾則，從這裏也可略

親當時的情景

希望，

失望，

絕望。

× × ×

女青年會歡迎盟軍，

國軍嘆氣。

× × ×

樓着屁股跳舞，

扶着肩膀走路。

長短不齊，（註美國人太高）

新式戀愛。

× × ×

恨不脫胎換骨

與君同乘吉普車（美國軍人專用）。

美人愛英雄

不分國籍。

× × ×

天上飛米三洋關泰，（買洋錢，洋票，洋紙）

地下鑽出五子登科。（買子，買房子，逛廟子，擺戲子，下館子、）

× × ×

阿Q從棺材裏坐起來，

盤起辮子拐棍橫禿瘡，曰：

「你們又把我抬出來了。」

× × ×

工作綱領：

「玩，搨，拐，騙，偷」

登龍秘訣，

「拍，捧，溜，吹，唬」

官發復員財，
民遭勝利災。

× × ×

「勝」而不「利」。

× × ×

男：「妹妹……」

女：「……」

男：「我愛你」。

女：「你——你抗過戰嗎？」

× × ×

甲：你老兄幾時入黨？

乙：民國十六年。

甲：老兄貴庚是——

乙：二十歲。

甲：唔——

X X X

「清鄉」即「清箱」

「復員」即「復原」

「接收」即「劫收」

X X X

歡迎，

嘆息，

忿怒。

看了這些，我們知道北平雖然經過了光復的日子，但距離真正的光復還有十萬八千里。現在，在民主浪潮的鼓動下，人民的覺悟已經越發提高起來，但像上面那樣的情形，却仍繼續存在而且發展着。

(17)

在同一機關同一部門服務的同階級的職員，是有着「從大後方來的」與「僞民，奴化青年」之分的，這不但在服裝待遇上是如此，在意識上也是如此。他們——那些自命為抗戰志士從後方來的人們，不約而同的那種優越感，擺架子和跋扈的作風，和張口漢奸閉口奴化的漫罵，已經給了老百姓以難以拭去的創痕，在機關團體服務的小職員們，已有好多逐漸脫離了自己的崗位，而從事登三輪跑買

賣的營生。因為他們難於忍受那種輕視和侮辱，不得不去走另一個謀生的路子。

三 事實勝於雄辯，人民會自己逐漸覺醒和獨裁專制戰鬥起來的。因為，今天是人民的世紀了。

「文化城」動靜

徐 盈

世界知名的文化城北平，八年來被日本人用奴化的大被子裹得緊緊的。今朝一旦揭開，使人不免有無限感嘆，無限寂寞。自由主義已然消瘦不堪，但用瞎子摸魚式，偶有所得則不免使人狂喜。

「我不是讀成全做伯夷叔齊的」，一位知名老作家這麼說：「大家如果都逃走了，把整個的教育交給那個來辦？有人自命清高，就是賣字畫來維持，我們要問這種兵荒馬亂的年頭，能買得起字畫的，除了僞官敵軍之外還有什麼人？有人又自命清高，說是不任僞職，只留家課徒，試問能够在課餘之暇，來作補習的又是什麼人？對於留在這裏的文化界，我以為人人都有責任。可以說：「雖非漢奸，也是走狗！」

(19)

今天的北平城內，亂派又早已打入教育界，正在作白熱化的比武。沙灘北京大學的一部且成爲兵營，玻璃廠師範大學門牌直到最近才把「北京」字樣改爲「北平」，各中學全無配給，連教員的一頓午餐也免備，乃使它不飽餓不死的教師們，失掉了每天按時上課的興趣，大學全未接收，中等學校校長幾乎全換，小學校一百多單位，最近也換得差不多了，一切都在動盪不安中。文化大漢奸相繼落網，以後怎麼辦，又沒有了音訊。周作人常常這麼說：「我會是漢奸？我爲國家保存多少元氣？」

但極的最大的罪狀，是不甘自己下水，還非要拖着「一羣朋友來下水不可，前清華歷史系錢稻孫，以副門隨從一躍而爲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更能用日語巴結敵軍閥，不多幾年，收足百萬，在前門外開了「聚義銀行」，其夫人更在瓦市辦「大眾百貨商行」，家囤着千袋學生的洋麵，却還在外人面前裝窮。湯爾和之甘心爲漢奸到死，「據說」總是爲了不會被邀出廬廬山會講，因此才甘心來受日本人的「知遇」到底。他的師範大學校長傅給黎世橋，黎字子鶴，是安徽當塗人，東京帝大經濟系畢業，抗戰前爲成達中學校長，北平大學經濟系講師，中法大學文經分院代院長，日軍入平，先受湯逆之請爲華北臨時政府的教育次長，到繼湯爲校長後，不到二年，就有了二十多處房屋，但他的薪水每月只有五百元。自己住在特設的大水車胡同官邸，並開辦了一所「大成房屋」公司。據說每到吃飯，太太非魚不飽，少爺非干貝牛肉不飽，而他自己却非有鍋鷄不飽。

御用的學校中色彩特濃的有「國立新民學院」及「外國語學校」。前者在朱深，王揖唐，宋介主持下，製造奴才，千餘學生除了公費外，尚有五十元至二百元的津貼；後者本爲日語專校，勝利以來，又轉重英語了。日本大使館與支那研究會更合辦了「興亞高中」。爲紀念漢奸殷同的賣國功績，特設「相聲中學」；爲紀念出賣中國領路人陳覺生，特設「覺生女中」，由陳覺生的日本姨太太爲校長，最近搖身一變，改爲「勵志中學」了！

中等學校最多的時候會達四十八個單位，有六萬餘人，其中以私立四存中學因讀經特佳，會得日本

人的嘉獎，將配給興亞高中的白麵比例提高了三成（一年以前的配給制度是國立學生每月每人白麵一袋，私立大學每人半袋，公立中學每月每人半袋；私立中學每人十五斤，主要食物以混合麵為主，特名爲興亞粉）。這個私立學校的老校長欣然色喜道：「我們吃的麵比別的學校又多又好，這是我們講道德說仁義，講出來的，望諸生好自爲之。」小學校會達二百六十單位，學生十萬人以上，家家都要供起孔子聖像以示景仰。

當前爲了「偽」的問題，各學校混成一團，雖然有宋部長的「學校偽，學生不偽」的甄審辦法。但學生却未盡滿意，尤其是對於那不受甄審的二個學校——「燕京」「輔仁」和「中國學院」，看法各有不同，對於教庭主持而以德人爲副校長的「輔仁」，這些地方實不能說十分乾淨，偏「家政」系一會得「友邦」傳令嘉許，百萬市民在暗窩窩頭，她們都在研究雞蛋糕，不能不認爲是一種「浪費」。中國大學真是大開善門，程度好的極好，而壞的却也極壞，以宋部長的理由來解釋他們「完全遵照法令」，事實上確有些不通。

「北平就是這樣的」，有一位老教授這麼說：「本來是門深壁立，各成門戶的，何況今天學閥再沾染上了黨派性，於是已有的鴻溝更加深刻了。越是有地位的人越有成見，目前的現象，有名的教授們難道沒有責任？最可憐的還是學生們，歡邊那個都是他們，都不能不服從，他們成爲了不可少的點綴，像羊群似的被人趕來趕去，今天的學生們却已不是羊群了。」

以中國親善來說吧，始終沒有打動小學生的心，一切卑鄙行為反屬全屬於年高德者，中央公園三十二年慶祝兒童節，爲了中國兒童搶一架鞦韆，全場二百餘兒童打成一團，赤子之心這麼坦白！一個北池子小學的四年級生，是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被認爲禍首。卒出孫「教育局長」向日本居留民會鄭重道歉才算告一段落。當中國兒童在爭電車的一幕上，也可看出雙方的心境，中國小學生阻止日本小學生的越權道：

「北京是中國的，電車也是我們中國的，你們日本人在中國，要守中國的秩序。」

「日本小學生却理直氣壯的道：

「北京是我們的，中國是我們征服了的國家，中國任何入不能向我們來反抗，應該要隨時服從我們指揮。」

這才是日本人的真正面孔。所以勝利之後，日本小學生沒有人再以上大街亂跑。我們主政者寬宥了日本軍閥，使其隊伍整齊舞蹈，我們主政者寬恕了日本僑民，使其集中了的又行迂，但中國小學生與日本小學生之間的使說和對戰是不可阻止的，也是沒有寬恕的。除非是甘心作奴隸的奴隸，才能有此海量！

域外的炮聲響了，是日本人又在冬操呢，還是祖國在呼喚呢？說真的，你是真不知道呢？還是知道而不願意說呢？

◇北平通訊◇

在曲折中前進

余修、戈奇

(1) 什麼點綴了故都的春天

這是勝利後的古都第一個春天，天安門前黃色的迎春花次第的開着，中山公園的丁香林在招引尋春的人。(缺字)四週許多工廠機關門前都修築了戰壕機槍掩體，南苑一帶增修了許多磚瓦砌成的砲樓。(缺字)永定門前在趕修工事。(缺字)飛機場正忙碌着空運部隊和軍備到東北，士兵們一個個滿面愁容在飛機場過磅。

(2) 日本鬼子投了降苞米麵漲價了

在物價狂漲下，市民生活痛苦是普遍的現象，敵偽時代窩窩頭每斤偽幣二十元，現在漲到五百

元，一般工人茶房每月薪水僅二三萬元，只够一個人吃窩窩齋。房租至少五千元，精大的一萬以上。一位十五歲的高一學生苦笑着對記者說：「現在我們每天三頓窩窩頭，除了早晨一頓稀飯外，其餘餘餐只有開水和鹹菜，這生活要支持八小時的學習也够苦。」生活的鞭子迫使無數的男女老幼湧到馬路上去向人討乞，街頭巷尾每天總要發現不少乾×的餓殍，許多老百姓說得對：「中央大員來了什麼都貴了，他們能接收的是敵偽物資，而實際上許多老百姓的物資也被「接收」了，但接收不了民心。」孩子們在唱着「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鬼子投了降呵，苞米麵窩窩頭漲了價呀，呸呀咳！」

(3) 莊嚴的文化城又受着玷污

這文化古城遭受八年敵偽的災難，現在又受着特務的玷污，「四三」事件以後，特務們接連幾個晚上去驚擾和平市民的春夢，某大學一位生物學教授，深夜被特務們從病床上拖起，弄得病勢加重，一星期不能康復。失掉自由的市民達四千多人，「學生」佩槍上課已成司空見慣的事。西城某大學校的學生竟公然以擦槍之聲來威嚇教授。宣傳和平民主團結的解放報是他們的眼中釘，他們組織了自行車隊到處毆打報童，擄毀報紙，最近更採取了魚目混珠的無賴手段，刊行一種與解放報形式相似的「解放報」，以圖混亂視聽，但是報童們也會用不同的叫賣聲喊着「看報，看國民黨解放報！」

(4) 如此「民族至上」

在北平市民的啼飢號寒聲中，日本戰犯則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他們都住清潔寢室，光線良好，漂亮被褥，西服戎裝，每週理髮一次，每個寢室都有一枝桃花。罪大惡極的戰犯白鳥吉喬與其女秘書同住一室，國民黨中央發給日僑給養費二萬萬，日僑管理處二百萬，配給日僑的玉米麵大都賣給附近村民，據說對此吃不慣。

漢奸同樣得到當局的優待，曾於日偽時期作過「合作事業理事長」之大漢奸湯雍銘曾被傳訊，復因「面子」關係恢復自由，並乘機飛渝。

法西斯派對於死了的漢奸更是如喪考妣，被房山縣人民公審處決的漢奸，在抗戰中屠殺了大批抗日幹部的劊子手，早在房山人民心目中作了定案的李逆仲三却偏偏擺到中山公園的中山堂去開追悼會，有的報紙還替他出專刊。

一個中學生含着淚水對記者說：「現在我們還是用着敵偽時代的一套教課書，大家都不願學，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26)

(5) 在曲折中前進

春天裏雖然有些人在製造沉重與污濁的空氣，但是春天的另一面是活潑的蓬勃的，成千的小學教員，要求一飽全體罷教的運動初步勝利了，春光明媚春假旅行形成風潮。旅行張家口回來的人在傳播着人們最愛聽的故事，中大爲抗議特務暴行的三千人遊行請願聲勢浩蕩的舉行了，北大的紅樓裏牆壁上，有四百多種壁報，透出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團結的呼聲。爲反民主份子所憎恨的解放報在五萬、一萬、二萬、四萬的激增着。

一位七十多歲的革命先生對記者說：「（缺字）封鎖就制阻不了八八自由的浪潮，依靠特務們橫行霸道，反而會把廣大人群集合起來的。一是的「四二一」以後有過民主運動光榮傳統的北平，人民正在曲折的道路上前進。」

北平

通訊

特務現形記

四三事件的一幕

于光遠

還是清晨，我們（解放報及華分報）的第一批同志們被逮捕走了，軍警憲特還在繼續「強制執行」，一邊扭一邊打，喊着：「中國人民不打是不行的」，夾着各式各樣的辱罵。同志們憤怒到了極點。在混亂中，大家認出了一個指揮抓人，並且親自動手抓人打人的特務。

這個特務穿着一件綠呢衣裳，條呢大衣，黑皮領，並帶着警備隊紅的領章，但是沒有符號。矮矮的個子，短脖子，在大衣領裡藏着臉，是又黃又白滿臉橫肉。大家看見是他一會跑到樓上，一會兒跑到樓下，是他下令佈置工作，是他用我們的電話機和某機關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這樣的人，一望就是個特務。

幾十個人集中在大門口，幾十個人的憤怒集中在非法逮捕和辱罵打罵同志們的特務身上。

那佈置工作指揮抓人打人的特務，到底姓甚名誰，屬於那一部份，擔任什麼職務，警察局的長官說：「我們不認識他。」憲兵司令部的隊長說：「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九十二軍的弟兄們說：「這個人可說不上。」

既然有權指揮抓人打人，既然自己敢於無恥的說：「就是我打的，怎麼樣？」爲甚麼是鬼鬼祟祟連姓名職務都不敢讓人知道呢？「既然是姓名職務都不明的人，爲甚麼大家又要聽從他的指揮呢？」「問問他到底根據甚麼理由根據甚麼法律來抓人打人？」「不先拿出拘證來，不先交出特務，我們大家不能讓。」

「請他出來講講理。」衆口一聲的要求。

那個特務不敢再露面了，躲在屋裏，不知道在幹些甚麼勾當。

百多個帶槍的人，重重圍着我們。一個穿着露出腳後跟的鞋的士兵，皺着眉頭哭喪臉的警士，無精打彩的憲兵，他們深夜兩點，就被糊裏糊塗的集合起，一直到現在才明白怎麼一回事。家裡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還挨着餓，自己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

我們分散和他們說理，解釋特務份子的行爲是完全非法的，告訴他們爲甚麼這樣痛苦的原因，告訴他們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一個士兵當我們問他爲甚麼沒有鞋穿的時候，很憤慨的說：「鞋有的是，就是沒有我們穿的。」一個警士告訴我們說，他有個哥哥，是當八路的，不過有三口人在北平，交通不便，回不去家。他自己對我們完完全全贊成擁護的。

當周揚同志向大家演說的時候，一位含淚很久的警士，終於忍不住流下了熱淚。

顯然，對特務說來，他們不是甚麼可靠的幫手。

這時候，方靈齋的南頭，警察派出所後面拐角處，悄悄的來了一輛自行車。一個高個子，穿着中山裝，佩着市政府的小證章，灰大衣的人，從車上下來，走到人叢中，低聲的分別向九十二軍憲兵警察下命令：「你們不要害怕，他們不肯走，一定要強制執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個個攔上走，出事情由我負責。」

「好，由你負責，你叫甚麼名字？」當一位同志向他質問時，他好像受到一個突然襲擊，好久才說出：「魏明（未名？）」「二個音節。我們再追問他究竟那兩個字，問他身份的時候，他却急急忙忙溜走了，並且在腰裏摸出手槍來。」

「負責」教人「不要害怕」的特務，自己先「害怕」，「負責」溜走了。

太 已經很高，胡同口數不清的群眾，老遠的望着這邊，執行部中共方面行政處長賴祖烈同志也趕來了。已經不是可以進行秘密逮捕，一任那些專門造謠的中央社和宣傳機關，口雌黃欺騙民眾了。

法西斯特務陷入了窘境。門外的特務忙着跑來跑去，交頭接耳，忙着打電話請示。門裏的特務，在忙亂用糞子木板墊腳，準備翻牆逃跑，却又連翻牆的勇氣也沒有。

(29)

突然間，穿綠呢大衣的特務出現在此地「就是這個特務！」「就是這個特務！」同志們上前去控訴他的罪行。他沿着牆角企圖溜走。進行非法逮捕和行兇的主犯，卑鄙下流竟想逃跑了。群眾和本社同志們擁前，要把他圍着，他着慌了，他下命令給警察憲兵來攔阻我們。但這些帶槍的人一動也不

勸，誰也不聽從他了。執行部的領處長，上前勸他不必逃走，他竟舉起了手槍。大家的憤怒爆發了，不約而同的對着他喊出了：「特務！」「特務！」「捉特務！」「捉特務！」的目號。任何兇器不能威脅住我們，大家勇敢的奔向前去。「英雄」失色了，剎提着手槍，像狗一般夾着尾巴撒開腿就跑。綠呢大衣擋住兩腿，氣喘呼呼，跌跌撞撞。在他後面，緊追着一群我們同志和一大群老百姓。一片「特務！」「特務！」「捉特務！」「捉特務！」的呼聲。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輛洋車，他跳上了車，用手槍指着車夫，叫他快走快走。車走得不快，眼看要給我們赶上。他翻身一跳，下車再跑，跑了半里光景，終於給他鑽到小胡同逃跑了。

我們的同志回來時，沿途給老百姓說明事實經過，老百姓臉色個個都露出從來沒有過的笑容。他們喊着說：「這混蛋，要給抓住了，得好好的治他一治，全是他們把咱們害苦了。今天你們可給咱們出了口氣，趕明兒，咱們老百姓跟你們一樣團結、有組織、會說、胆大，誰還敢欺侮咱。別看他兇官兒不小，拿着手槍帶着這麼大的隊伍，還是嚇得發抖逃跑，他理虧，有什麼辦法」。……」

雪裡埋不下屍首，紙裏包不着火，特務份子的行爲，人民眼裏是完全明白了。

從北平到秦皇島

子午

華北在過去八年，恰如它的地形一樣，「大東亞化」的程度是介乎「滿洲國」和汪記「政府」之間。戰爭突然終止，雖然不乏善變之士，然而仍掩不住殘餘的「偽味」，從北平到天津，看到不少地方還有尖帽子的「皇軍」和穿黃軍服的「治安軍」——現在是改稱爲「新編九路軍」了，當然是「國民革命」的「九路軍」——全付戎裝，刀槍齊備地——盟和穿灰軍服的國軍，兩位一體地「守護」着鐵路。這是華北的一面，也許不久就會消除，然而另一面的「繁榮」與「新氣象」，却還在方興未艾。

(31)

在北平前門，王府井，東單，西單……一切熱鬧的市街，「吉普卡」橫衝直撞，三輪車上坐滿酒醉飯飽的美軍，妖麗似的女郎……住洋兵八格搖過市，「交易所」和「咖啡館」「酒吧間」是最時髦的新興事業！在天津的梨棧大街，「法租界」的綠牌電車道，中街……也是如此，英文學校如雨后春筍，這些大都市的表層，我們似乎已聽不到中國小民們的呻吟，的確，現在的「繁榮」，是比「大東亞化」的「繁榮」通萬倍。

戰事才結束的時候，物價便宜得不可想像，洋麵只賣到四十元左右（一斤（偽幣）），現在又漲到五百多了，這行市在華北是『空前』的，而且還決不會絕後，老百姓連用棒子麵（苞米）製的『窩頭』也吃不起了，（據說王克敏等在獄中有四個大窩頭『配給』，而他們竟對着『配給品』流淚，說是『悔不當初』。）北方今年已經下了三次雪，煤在飛漲，今年的年關，據說是八年來最難渡的『一關』，可是在報上是看不出這種慘況的。報上用頭號字標題刊着：美軍的『不幸』，因為聖誕節沒有火雞，於是幾家鴿子店就利市百倍，也因此我們的聞人門和『各界』努力盡地主之誼，過陽曆年籌了一筆很大的款子，在慰勞盟友。至於人民呢，好在『救濟品』一到，總有辦法，八年也熬過了，譬如戰爭未了，再忍耐一下吧。

從天津搭小輪船到塘沽，河裡結滿了寸許厚的冰塊，沿途兩岸都是接連不斷的盟軍美國的船艦，載重機『格格……』地響着，物資的儲豐富，堆積如山，可是華北的人民連有名無實的平均粉也沒有，當然這些起重機吊着的木箱和鐵筒不會是空箱空筒，而這些物資正是『必需品』呢！要在夏天之前，盟邦有這些艦載來無限軍需品，人民當然是竭誠歡迎的，可是現在却是用來『接收』的，用武器『接收』，當然又免不了戰爭，雖然炮聲離平津還有一些距離，然而誰能保得住明天的事呢？現在不是和平了嗎？老百姓們所希望的是和平，麵包和自由，不符合人民需要的『物資』，是不會受人民歡迎的。

一小船因冰結，行駛奇慢，上午十一時離開天津「法國大橋」，到天黑才到塘沽：黑暗之中，好容易找到「脚行」，把行李搬上大船，已是飢寒交迫了（中午未進滴水），安頓好了行裝，想上岸找飯店，順便觀光一下。

塘沽是一個小鎮，碼頭上，直看一排大樓，進街後，電炬雪明，相當熱鬧，「吉普卡」比人力車多，美國兵比中國兵多，還有迷人的爵士音樂在街上悠揚着，海上靜靜的，頗有詩意。我想找一家中國飯吃飯，可是走了一段路，只有「咖啡館」和「酒巴間」（當然也有「交易所」）雖然沒有天津的「交通旅館」那種氣派，可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古舊的平房也裝飾着够「半美式」的資格了，好容易找到一家小飯館，已是座滿了，據說，今天是有上海船到，平時，只有酒吧間才有這種盛況的。

吃完饭，在街上繞了一圈，已有九點多了，可是，現在的塘沽已成了「不夜鎮」了，真令人感到「建國」的迅速。

第二天早晨由塘沽駛秦皇島裝煤，因爲船輕人少，所以雖然風浪不起，女客們也多在嘔吐不已，晚上在海面上拋錨一下，第三天早晨靠秦皇島。

秦皇島的美，是名不虛傳的，雖然冰結得很厚，然而離岸較遠的海水却未結冰，島上碼頭是新築的，整齊清潔，如堤岸一樣伸出海面，遠處群山隱隱環抱着這小島，碼頭上有電火車（日本式的）

和火車，直通礦區，鐵道的對面是小山，山上有紅色的洋房，晚上才下過一場雪，把這小島更顯得麗。

秦皇島市的面積比塘沽大得多，而且市容整齊，西式建築物（礦務局的多數），更使這小島顯得歐化，有山有海，有柏油路有洋房，現在又有美國兵和吉普車，更是蔚為大觀，置身其中，你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的！

當然，秦皇島也不例外，有無數墮下佬和窮人，秦皇島的繁榮，過去築在「皇軍」的刀槍和人民的生命血汗上，現在是築在美國兵，吉普車，接收機，咖啡室和窮人的血汗上的。很多地方我們還看出一些不調和的現象。譬如，我看見一輛「吉普卡」在柏油路上打圈子，東望西望，一位鄉下土婆子，被唬嚇得忘了小脚，拚命地東跑西逃，地下雪未溶盡，險些更滑了一交，於是我們的同胞們和遊友們都笑了。

挑煤的小工，似乎像個「印度的黑衣黨」，走近一看，多是面呈青色的，幾百個工人在挑煤，很熟悉地從火車上扒下來，裝上筐，二人一筐拍回黑暗的窟裏，連接不斷，從早晨到晚上十時，我看他們只有用去一個小時吃完兩頓「飯」，這些人們，多來自鄉村，雖然他們的汗血支持了繁榮，可是與這繁榮的一切總是不調和的，不久以前，有幾個美軍在獵鬼的時候，候給鄉人暗殺，於是逼令村長在廿四小時內交出兇手，村長既是鄉下佬，當然辦不了這外交，於是，在第二十四小時零一分以後，用大槍

轟平了村落，這是「腐懲」，「殺百儆一」，鄉下老當然沒法可想。我踏上秦皇島就想到這些可憐的人們，看到挑煤工人，從那青茶色的，衰老的臉上看來，秦皇島的鄉下老是和善可親的，至少給轟平的村子上住的住民，多數如此，然而我們的盟邦，却不留情地「教訓」了他們，當我想像到這些熟悉的，和善的臉正是無辜者們的臉譜時，我不禁要想哭了。

煤裝二天，我多半是躲在房間裡的，我不忍看那些「異國情調」，也不忍看那些青茶色的臉，秦皇島的山、海、水、白雲、市街……固然是美的，然而已吸不起我玩的情緒來，有人說船要泊二天，可上北戴河去罷，我却希望早些啓程。

在年底的夜裏，新月纔纔地凝視着海，岸上靜靜的，只有很少幾個工人，在閃爍的星光下，尖厲的寒風中，我們的結悄悄的離開了秦皇島。

走過頭等艙的門口，一個房門開了回來，一股強烈的呂宋雪茄味沖進了腥味，一個高個子穿狐皮袍子的男人，對着另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說：「這次聽說上海美……又漲了，我悔不多帶五千，借債來買都是合算的……」。

我從青島來

紀雲龍

作爲美國軍港的青島

現在的青島是A S A牌軍火的集散地，是白五星飛機的大囤油庫，特別是許多灰色的兵艦頻頻往來于戒備森嚴的海港中。

從上海，連雲港或更遠的南方海口來的美國大批運輸艦泊于青島的「大港」。來自上海連雲港的所謂中國「軍用船」不但在航途中追隨着巨大的「盟邦」艦隊，而且抵達青島後也和她們泊在一處，像雛鷄倚偎在母鷄的翼下一樣。現在許多中國的「軍用船」實際上就是「八一五」以前什麼「丸」的變名而已，不過在汪政府的時代，是籠罩在「客運」的面具下的「軍用」罷了。有一位海員向我這樣透露道：「其實我們從來何嘗商用過一次？小日本的時候是公開的走私，美國人來了——走私的公開，有什麼兩樣？」這裏的「走私」，他是指裝運軍用物資來說。據這位青島海員的看法：戰爭並未中斷，遲早還有仗打。

坐落在青島北郊沙灘上的飛機場，使人一見，發生最痛心的感想——那就是如下的四個字：殖民地化。

經常有四十架左右銀灰色的美國飛機停在（上）（天空中從未斷過軍翼機或水陸兩用機的隆隆聲），每架飛機的翼下塗着白五星，機身靠尾部的星記是用短粗的白線夾着。他們都做然地曝于日下；任人觀覽，在無恥的國民黨反動派官吏看來這樣也許會驕頌，然而，恰恰相反，青島人民每站在山坡的街邊上下望時就增加更激憤的唾罵。

可以由此得到一個極強烈的印象……這兒是美國人的天下。飛機場的每一堵牆，每一建築無不塗着星條的圖案。近五百輛的吉普車和大卡車排列在高地上，據老百姓講，這是新運到的。

美國黑人及菲律賓人每日用十五二十米突長的大載重車在市內輸送汽油和油罐。

火車站內外則充塞着滿載的車輛。站外是卡車，馬車，大板車；站內是客車，貨車，郵件車，煤車……但是，全都裝滿了大大小小的木箱，里邊主要的是美國強藥和啤酒。準備着這條雖然僅能北上百餘里的膠濟鐵路，火運運至反人民的內戰的前方。所以，走近車站像走近一顆將燃的巨大約爆炸物一樣，只要引線一燃完就要爆發。

美國兵的休憩所

至於美國士兵的生活：

上海「時代」雜誌在今年二月號上登載了伊戈斯的一幅漫畫，題名是「美國士兵在中國的工作之」

——用金元灌漑酒吧間」，畫着一個美國士兵在澆滿園的松樹松，樹上寫着「酒吧間」的字樣。

青島的BAR真比雨後的松菌還要多，而美國士兵已經開始玩膩了，他們在青島找到了一個新的休憩所——掛着「歡迎外賓」(FOREIGNERS、WELCOME!)招牌的中國妓館。

從馬路上拉中國姑娘上吉普車是屢見不鮮的事。

在青島人當中普遍流行這樣一個傳說：

「有一次一個官佐模稜的美國軍人喝醉了，坐在人力車(那兒沒有三輪車)上亂鬧，忽然看見一群女學生走在路邊，他便抱上其中一個來，叫人力車趕快繼續走。女學生在他的腿上掙扎，但他用力抱住她……」

青島市街在記者逗留的幾天中，却始終保持着畸形的繁華，隨着兵艦，「軍用船」的不斷入港，廉價的洋麵，黃金，鴉片也輸進市場。「廢」是比較青島市價為廉的意思，洋麵每袋售至十三萬偽幣，黃金每兩接近十三萬元，美金一元相當一千七百六十元，而「法幣」與偽幣的比值為五比一。(編者按：現在幣值更低，黃金已突破廿萬元)

在舊年將臨的半個月中，這些「入口貨」刺激着市場。凡在美艦或「軍用船」上有着船位的，從「內地」來，到錦州或平津去的乘客，都在自己的大小皮箱中塞滿了黃金、鴉片。

多數的美國軍人化一個美元可在青島最豪華的旅社「亞細亞旅館」過一個「支那之夜」。這一低廉

的代價包括在夜深時有一次可口的夜餐和「頭等」美女的伴宿。

美國士兵都喜歡買塊中國綢緞做圍巾或繫在腰間，但是必須在上面繡着燦爛的花飾才能中意，許多投機商人雇來女工連夜趕做這項商品。奇妙的怪誕的花樣產生了。商人爲取媚於「盟邦」，繡了玲瓏的美國旗，有的繡了星條和國民黨旗交輝的圖案。旗的表現法是最流行最時髦的了。在除夕的前夜，一個美國水兵從一家日本商店里搶走一塊等了多日而最爲得意的黑緞，日本老婆追了出來，嘴中喊着可恥的協和話：「新交的不行！新交的不行！」，但無論如何她再也不要回宅了。據她和記者講，她並非向那美國水兵追索代價，只爲着黑緞上繡的乃是「日滿華三國協和」的交叉國旗。她後悔不該拿出這半年前的售品來，但外國人只知喜愛這東西。

青島美國人整日徹夜的陶醉在花天酒地里，雖然如此，他們並不致疏忽幫助國民黨軍隊運送武裝彈藥到平津及東北去進行反人民內戰的職務，因爲在美軍中還有着廣大的下等兵和殖民地種族人在專門從事勞動。

時常在殘冬的街角，在海軍陸戰隊的森嚴的營房的牆下，在泊着巨艦的港邊，看見一些苦喪着臉的沉默的美國士兵。他們最深刻的表情是無言，發呆，他們是想念家鄉嗎？還是對這種瘋狂的無人道的幫助中國統治階層屠殺中國人民的行爲發生了懷疑呢？他們確實應該發問：「他們在中國的國土上幹的全是些什麼勾當？」

「接收」給人民帶來了什麼、

從內地來到東北華北的大批接收人員都要在青島換船。(只有最少數的所謂「大員」，一風人里歐者只能有一個這樣的，可以跟隨美艦或實際上就是爲裝運這類人物的聯改總署的麵粉船直去天津。)牌子硬點的可以搭上飛機。一般的都乘「軍用船」至天津或秦皇島。

大批的軍隊，過青島時，則關鎖在美輸送艦隊的巨船中，他們不在青島停留，而在青島的十裡以外悄然地滑過。中國的士兵們被用新式武器裝備而火速地開往烽火連天的東北內戰前綫。他們連觀賞一下早春青島的景色的自由都沒有，即或有偷爬到甲板上的，在十裡以外看美好的青島，也只一片沈黑煙霧而已。

在青島市內，他們的弟兄們又何嘗自由？何嘗快樂？他們之中不是很多已經厭倦了它嗎？他們穿着美國的衣服，用着美國的槍砲，在執行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人民的任務，遭到全國人民的痛恨。在這兒他們是最孤立的無援的「勝利者」呵！

陸軍第九十二軍的司令部雖然設于市內，但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隊却已藉着美軍的協助在秦皇島登陸開赴錦州了。實際上在青島擔任警戒任務的只有頭僞合編的新八軍，他們的標語雖然高唱着「千里跋涉」，其實他們却只比記者早五天到青島；在上海會做過倉促的改編，其中的偽軍部份乃係匯集

豫皖蘇各省殘餘的『汪記』『和平建國軍』而成。

據一個叫做吳廣才的戰士（或係班長），他是最近才從徐州開到北平，又『因公』返運靈港的第四軍所屬，據他和記者談：

「我們原在孫殿英孫司令底下當差，那就不用說了，當一名漢奸。我是二團的，我有個親戚——是顧內親——在七團。中央一過來，我們同時調到上海的；他編了新八軍，我變成第四軍的人，到北平去了。他現在聽說到了即墨，還是打八路，在青島的店裏他給我捎過一封信。」

呵「中央」來了！

記者係二月一日抵即墨城。（在青島以北，距青市九十里）那天適值有大集，沿途擔貨趕集的老鄉絡繹不絕。記者走到離城兩三里時，忽聞遠處有槍聲，老鄉們似乎還沒查覺，但過了一會機槍聲大作，行人有的就停了或往回跑，然而大部分還向縣城緊走。這時密切的機槍聲在撈山腳下發作，有人斷定是「中央」了。

這一斷語竟使男女的鄉民瘋狂地奔跑起來了，好像假使不是「中央」，還沒是什麼值得可怕似的。

老百姓的慌亂的奔流被一隊突然出現的黃棉褲戰士割斷了，呵，我認得他們！我熟悉他們——他們是山東人民的衛士，光榮的膠東子弟兵們！

戰士們問明發槍的方向，就按照老百姓的指點伏腰奔上前去了。

不久從南方，從青島方向飛來一隻「白星」的飛機

但是直到走近城街，記者都在傾聽着相擊的槍聲。

記者和老百姓一樣，心中默禱自己的武裝——英勇八路軍的自衛勝利！

當時據老百姓的痛訴：「自從一月十三日講和到今天，過來打咱們人不止八次了。講好不過咱們封鎖溝，還是不死心。」

吳 廣 才

可是，不容否認，新八軍的戰鬥素質是極可憐的，他們過去雖然都是反共摩擦的老手，僅僅在去年八一五解放之前，他們還是從兩個陣地，互相配合，夾擊八路軍和新四軍，但他們却都是一群「敗將」。同時，由於八路軍在戰鬥中不斷給他們上「政治課」的影響，他們自知自己乃是莫大的民族罪人，人民公敵。在解放後，重見子一邊是保衛和平而戰、一邊是破壞和平的內戰者，會使他們自覺赧顏羞愧。

前面提到的那個吳廣才即會坦白地和記者承認過……「一句話，我們這都是老百姓所說的兵油子，這就全有啦……，你想，我從十三歲就跟着張大帥當兵，也打過喜峰口，又當過中央軍，過後就順了

「建國軍」，跟着孫殿英孫司令

「全部是一樣，反正吃的當兵的飯，不過後來就不同了，一句話，腦子大改良：人家這個，」（留意着周圍，用隱蔽在腰間的手比畫「八」的樣子）「在砲樓子底下給咱們上課，講中國抗戰的道理」。

招商局的「軍用船」逼死活人。

吳廣才和記者談到國民黨內部的腐敗：

「到青島來的中央人只抓東西，他們管你什麼挨凍受罪的老百姓呀！青島的大小輪船公司統歸招商局接收啦，知道國營招商局嗎，就在司令部對面的大樓，簡直像皇宮內院一樣，站着門崗，鄉下老爺就上不去台階。」

「輪船每天都往天津開。有的上邊就坐一兩個大官，昨天「海瑞」就他媽拉臭×開汰沾啦。坐的是此地的海軍司令跟他的家眷。他剛從徐州連雲港那方面來。咳！就不消說啦！簡直是給人家海軍司令搬家哩！一句話：三百箱子黃的黑的還說什麼呀！」

「看看客店里困在青島的，有多少日子……」

記者知道所謂「國營招商局」者，自從接收了青島的全部航船以後，流落青市的人民反而不能購

家，有的無時不在坐以待斃。

招商局規定了一紙旅行章程，強令每個旅行者必須遵守，依照那里邊的條款，旅客必須在每月指定的日期同時一併交納本人像片五枚，二家商號保證書一紙及船票七千五百元（一律使用法幣），換取編號登記証，而過五百號者等於無效。

然而，收納了你的票款，人身證據，國營招商局並不能為你保證船隻的有無和開船的日期。焦急的老鄉們，每日廢寢忘食，蹲守在青島海濱，好容易看見有船入港（所有在青島入港的中國船隻，皆屬國營招商局等制者），但去詢問時，俱係「軍用」。那些不停息的船很快的裝上掠奪者們的滿輪箱籠，又駛進那蒼茫的、轟響的、翻騰的大海中去了。舊歷正月初三，青島正是萬家燈火，「歌舞昇平」，顯貴們狂歡的時候，在河南路一家最低廉的客棧——中華旅社後院發現了青年男屍一具。後來有人以其懷中物證實這青年是半月前從天津來到青島，至九十二軍司令部尋找他的哥哥，但他已開赴秦皇島了，他舉目無親，腰裏除已交付招商局的票款之外，連店錢都沒有了，最近他到招商局問船時，問事處說要到下月份「挨個兒」，他深受刺激，乃自縊而死。

青島人渴望着和平

舊歷除夕，青島全市的商民全都接到兩份性質類似的傳單，在那裏面詳盡地暴露了國民黨統治者接

收青島後給青島人民帶來如何嚴重的災難痛苦，特別令人切齒激憤的是國民黨好戰份子不僅以青島爲轉運站輸運大批變化部隊到解放的東北去進行新的大規模內戰，而且同時還以青島爲基地，用精良的武裝配備給牧編的偽軍向膠東人民和人民武裝展開瘋狂的進攻。

一般市民對於傳單中號召全膠東人民起來制止分裂，制止內戰，擁護和平，擁護政協決議的呼籲非常同意，一致表示響應它，像解放區的同胞一樣。

